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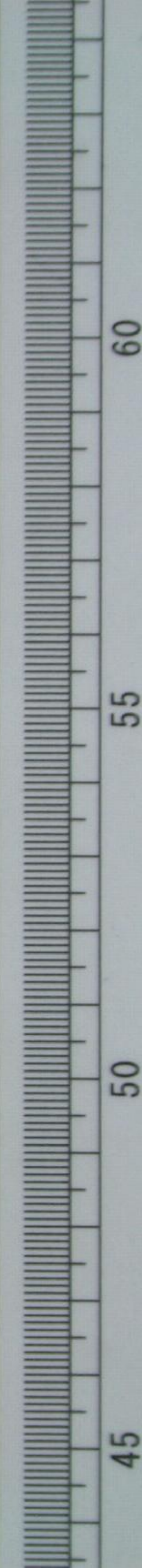
十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14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二十九

起屠維大荒落盡
闕逢闕茂凡六年

王莽中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

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歲首通鑑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

莽帥公侯卿

士奉皇太后璽轂

帥讀曰率璽斯氏翻師古曰駁謂璽之組音弗

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

號焉

上時掌翻去羌呂翻

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為妻

師古曰王

訢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恩澤侯表宜春侯國於汝南

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

頗荒忽

師古曰荒音呼廣翻

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

國君之義

封宇子六人皆為公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

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

通鑑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七

漢書年事皆以下
其所以改
正朔係
之通鑑
一仍其
舊也胡
注也
思以
下十一
甘三已
昭帝元
五年元

010190612800

1821-14

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此皆空言耳。以孝平皇

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師古曰。歔音虛。歔音許。氣翻。又

音。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太傅秩二千石。中傅

則在宮中。傅王者耳。賢曰。前書音義曰。中傅宦者也。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

哀章所獻金匱。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

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

為國將。美新公。梓潼縣時屬廣漢郡。將即亮翻下同。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

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

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

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

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城門令史。事城門校尉掌文書。王盛者。賣餅。釋名餅併也。搜麥使合并

廣漢梓潼哀章所獻金匱

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

相息。亮翻。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

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

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

臚陵如翻。監古銜翻。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漢官典職曰。省中皆糊粉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釋名曰。壁辟也。辟禦風寒也。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長知兩翻。六畜牛馬

羊犬豕雞也。養之曰畜。用之曰牲。畜音許。救翻。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莽長男字之子則女孫也。妻七細翻。莽策

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

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余按古之孤。位六卿。爵秩同。六卿曰孤卿。更名大司農曰

義和。後更為納言。更工衡。翻下同。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

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音恭。水衡都尉曰予虞。皆放唐虞建官也。與三公司

卿。分屬三公。司卿即司允。司直司若。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

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

通鑑卷之二十一

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
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

長曰宰守式又翻長樂宮曰常樂室樂音長安曰常安其餘

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勝音封王氏齊縵之屬

為侯齊音咨縵裳而縵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

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

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

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也諸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

侯及四夷稱之非古也繆戾也

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入皆降為公王子

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

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國將軍建奏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

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奪爵也後漢城陽王祉傳云劉氏侯者皆降為子後奪爵不知

幾在奪在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皐陶伊尹之

後皆為公侯使各奉其祭祀姚恂為初陸侯奉黃帝後梁護為修遠伯奉

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豐為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為始陸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

謀子奉皐陶後伊立為褒衡子奉伊尹後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殷後宋公孔

遷弘更封為章昭侯更後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

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未滿未陋小漢家制度欲

更為疏闊欲變改制度以從古也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

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

祖虞帝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田敬王齊北

王安為濟北愍王以黃帝之後分為有虞氏有虞之後封於陳田敬仲立

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所

與復方目翻與讀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

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事見上卷居攝元年守式又翻下同領州郡懷忠孝封

牧為男守為附城以漢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漢氏園寢

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復方各終厥身

州牧數存問數所勿令有侵冤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

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

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

本紀有無
下其復同
字同

異本齊下
紀事齊下
未同

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余按劉字。上本從亞。莽以亞字近卯。故云。乃罷錯刀契刀。孔穎達曰。古文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直錢而邊作刀字形也。及五銖錢。更作小錢。衡翻。徑六分。重一銖。文故世猶呼錢為錢刀。

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疾表作快。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也。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即墨膠東國都。殷膠東康王寄玄孫之子也。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地理志。長廣縣屬琅邪郡。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此言周制也。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見二卷周顯王九十年。壞音怪。是以兼并起。貪鄙生。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

市。與牛馬同關。師古曰。謂通關也。制於民臣。顯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孝經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斷丁亂翻。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罷讀曰疲。癘音隆。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第。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更工衡翻。下同。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予讀與。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魅。師古曰。魍音山。神也。魅音老。物精也。魍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舜投四凶於四裔。以禦魍魅。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五威將。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下同。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

西域。徵外蠻夷。徵吉弔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

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背

負。驚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驚鳥。雉屬。即鷩鷩也。今俗呼云。山雞非也。鷩音監。每一將。各置五

帥。將持節。帥持幢。帥所類。幢。傳江翻。幢也。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

夫餘。菟音塗。樂浪。音洛。琅。陸。德。明。曰。句。俱。付。翻。又。音。駒。驪。力。支。翻。師。古。曰。夫。音。扶。范。暉。曰。武。帝。滅。朝鮮。開。高。句。驪。為。縣。使。屬。玄。菟。其。人。有。五。部。在。遼。東。之。東。千。里。夫

餘。在。玄。菟。北。千。里。東。明。之。後。也。高。句。驪。朱。蒙。之。後。以。高。為。氏。南出者。隃。徵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

徵外。邊。徵。之。外。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繒。葉。榆。夷。反。句。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為。王。隃。與。隃。同。徵。工。鈞。翻。句。町。音。劬。挺。

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言

章。印。符。也。信。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黃。金。橐。鈿。文。曰。璽。列。侯。黃。金。龜。鈕。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至。四。百。石。皆。銅。

四夷。張本。去羌呂。翻璽。斯氏。翻。冬雷。桐華。以統睦侯陳崇為司命。主

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十二

城門。及繞雷羊頭。看甕。汧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關。將。軍。分。主。繞。雷。羊。頭。看。甕。汧。隴。四。處。三。輔。黃。

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莽曰春王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莽曰更清門。

莽傳注
長子作
密

第一門。曰安門。莽曰光祿門。第二門。曰直城門。莽曰正道門。第三門。曰信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莽曰萬秋門。第二門。曰直城門。莽曰正道門。第三門。曰信平門。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

第一門。曰洛門。第二門。曰厨城門。莽曰建子城門。第三門。曰橫門。服虔曰繞雷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雷者。言四面阨塞。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

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音力。救翻。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看甕山也。甕。甕。池也。皆在陝縣之東也。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也。汧隴相連。甕。甕。池也。汧口。堅

翻。低。丁。皆以五威冠其號。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

郡國。是歲。真定。常山。大雨。雷。雨于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

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上時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

符命。廣陽王嘉。燕王旦之玄孫。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

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

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

錯。相息亮翻。治直。吏翻。錯千故翻。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

疆。大弗之敢傾。師古曰。伯讀曰霸。此五

夫差也。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猶共以之為主。

通鑑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九

諸侯雖疆大不 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

敢傾滅周也。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

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應劭曰。白梃大

使制挺。以撻秦楚是也。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

國執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

日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 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

王子弟。况翻。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師古曰。遼

陽遼水 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

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 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

曰浸也。濟子禮翻。漸音子廉翻。亦讀如字。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

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帶江湖。薄會稽。為

荆吳。文穎曰。即今吳也。高祖六年。為荆國。十六年更名。北界淮瀕。略廬

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匡。波漢之陽。巨九嶷。為長沙。師古曰。波音

康曰。巨竟也。音古贈翻。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

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次也。三垂謂東 天子自有

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

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 師古曰。十五郡中

主之 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師古曰。夸音跨。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

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

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亡古無字通。卒子恤

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

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睽孤

音工攜翻。橫戶 故文帝分齊趙。事見十四卷文帝 景帝削吳楚。事

十六卷景 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帝元朔二年 自

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 趙分為六。謂趙平原真定

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陰 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

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

通鑑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五

注
師古曰
三

下同

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

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景遭七國之難

抑損諸侯。滅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武

有衡山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

絕不使得仕於王朝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

古曰。左官。謂言左道也。蓋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

尊。故謂降秩者為左官。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

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

事。與讀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師古曰。言非始

裔也。故於天。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祚。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亡古無字通。是故王莽知漢

中外殫微。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

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

上璽鞞。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者。

者。官出。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

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

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

貨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

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

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

定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下同。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漢書

本朝短祚。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亡古無字通。是故王莽知漢

中外殫微。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

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

上璽鞞。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者。

者。官出。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

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

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

貨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

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

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

定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下同。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者。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

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予讀日與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

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執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莧謂種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

出布者。宄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宄。散也。音人勇翻。衣音於既翻。食讀日飢。諸取金銀連

錫鳥獸魚鱉於山林水澤。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曰。鏈。銅屬。

及畜牧者。畜許六翻。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也。一曰非也。鏈抽。

延翻。又陵延翻。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買人。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所之。技渠綺翻。賈音古。占之。瞻翻。下同。之往也。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

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

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復扶又翻。榷古岳翻。酤音故。莽從之。又禁民不

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十五卷平帝元始二

年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悅。匈奴遣使

者責稅。護烏桓使者。即護烏桓校尉。范曄曰。烏桓。自昌黎。所破常臣。伏匈奴。鐵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於山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後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師古曰。收。時常稅是以求之。

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兄弟怒。共殺匈奴使。酋音慈。由翻。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

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政讀曰驅。

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

遣。師古曰。受其財。畜而留人不遣。及五威將王駿等六人。至匈奴。六人。一將五帥也。重遣

單于金帛。遺于季。下同。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

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更工衡翻。將率

既至。率讀與帥同。所類翻。授單于印綬。綬音弗。詔令上故印綬。上時掌翻。下同。綬音受。

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譯通中國之語。於匈奴者也。單于舉掖授

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蘇者姑夕笑之名。未見新印文。宜且勿

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奉酒為使者壽。五威

將曰。故印絨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復扶又翻。下同。蘇復

李奇曰。連錫。銅屬。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曰。鏈。銅屬也。一曰非也。鏈抽。延翻。又陵延翻。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買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技渠綺翻。賈音古。占之。瞻翻。下同。之往也。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復扶又翻。榷古岳翻。酤音故。莽從之。又禁民不得挾弩鎧。犯者徙西海。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十五卷平帝元始二年。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悅。匈奴遣使

漢書卷三十七

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更工遂解故印

絨奉_上將帥受著新絨著涉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

饒謂諸將帥曰曷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幾居希

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

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

者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即引斧椎壞之壞音

怪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言璽不

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言諸王已下印文有今去

璽加新言去璽字為章字又與臣下無別言無所別異願得故印

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為破壞

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

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

將帥還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間咸咸具言狀言具

前所以略烏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降戶江

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謂得單于遣歸之單于使咸

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顯決以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為子帥為男獨陳饒以破璽之

功封威德子饒帥也以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見三

卷成帝綏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覺由是生重以

印文改易故怨恨重直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且

余翻訾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師古曰

子斯翻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莽以符命分

實來為寇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憚於供給煩費謀

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但姓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

將置離眾二千餘人亡降匈奴車師國有輔國侯猶相也擊胡單于

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即車師後王城

也長知兩翻

匈奴傳

匈奴傳

匈奴傳

後成車
師小國
名也長
其比帥
西威從

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匈奴兵既殺傷漢吏復與時戊

已校尉刁護病姓諱刁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寺人安得有後史記貨殖傳有刁問校尉校尉史陳良終帶

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曲候軍分左右部部下曲曲有候相與

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背蒲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

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遙翻言要之必死也帥讀曰率遂殺護及其子

男昆弟盡脅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

良帶曰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考異曰匈奴傳云烏桓都將軍西域傳云烏賁都尉今從之冬十一月立

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

奴廢漢言漢氏已廢滅也孫建之言云爾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

自稱漢氏劉子興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

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

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劉崇事見上卷居攝元年

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

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莽曰

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

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

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

配莽子故不賜姓國師公秀女信配莽之子臨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

疾不朝會朝直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

皇室主師古曰莽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若漢之稱公主余謂室主若言未嫁在室者也更工衡器下同欲絕之於漢令

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

肯起莽遂不復彊也漢孝平王后周天元楊后猶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之意然夷考二后本末天元楊后不逮孝平后也復扶

又翻疆其兩翻十二月雷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

通鑑卷三十七

綱目
上有太后

單于曰降奴服于江降戶下詔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

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姓譜引風俗通曰楚大夫伯禁之後貴虎賁將

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

乃旦翻涉翻難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琴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相息亮翻師古曰琴音所林翻誅貉將軍楊俊討濊將軍

嚴尤出漁陽貉音陌莫百翻濊音穢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

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

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

法從事言事誅斬也傳知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

匈奴內之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

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寶

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儻輕

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樂音於是更作金銀龜貝

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工更衡翻錢貨六品小錢四六分重一錢文曰小錢

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直一金貨一品黃金

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為六品師古曰五音一遙翻直一龜貨

為一品銀貨二品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龜貨

四品元龜重再長尺二寸直二千六百一十公龜九寸直五百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二寸也臣瓚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

曰元大也直三寸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布貨十品大布次布弟布壯

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為五品具紫貝也布中布差布厚布

幼布云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

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師古

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

殺以連錫百姓潰亂潰漢書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

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

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錢

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

得過也厨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傳音張戀翻苛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

莽傳楊

食貨志

通鑑卷之二十七

漢紀二十九

廿一

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數所角翻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

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

勝數。勝音升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

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莽分九卿。每一卿置三大夫。尚書大

夫蓋屬共工也。治直之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下獄稼翻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

兄弟。事並見上卷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復扶又翻下同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

光謝囂。事見上卷。元始五年。周申伯邑於謝。其後子孫以謝為氏長安令田終術。事不見於史莽羽

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

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謂哀章等也。疏與疎同舜秀內懼而

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說讀曰悅

更工衡翻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

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

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師古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再翻。召讀曰邵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

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

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

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華戶化翻歲餘。捕得。辭連國

師公秀子隆威侯棻。師古曰。棻亦分字也。音扶。云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

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莽置左關將軍。主函谷及秀門人

莽傳掌作堂

莽傳新上有言綱目

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荼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極隆于羽山。

傳致其屍云。是歲莽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

風臺。臺成。萬金。師古曰。費直萬金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

也。晉灼曰。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丙。南方庚。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汜勝之曰。梁是秣粟。先以寶玉漬種。

三年。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莽

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

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為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

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誘音西。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

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

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

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

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

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

部都尉。即左右大都尉也。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

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

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

滅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

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

涇陽。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

之侵。譬猶蝨蠹。毆之而已。古與驅同。音音。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

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深入遠戍。雖有克獲

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翻。艾讀曰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

匈奴傳注
名北師古
也假古地
一網左奴
至目作奴
至同右傳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漢紀二十一

十三

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

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喪息。浪翻。今天下遭陽九

之厄。比年饑饉。比毗。至翻。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

援海代。師古曰。援音爰。引也。余謂代當作岱。岱山也。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

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

發也。音徒。鈞翻。屬音之。欲翻。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糒音備。乾飯也。非牛力不

能勝。勝音升。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

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鍤薪炭。重不可

勝。師古曰。鍤釜之大口者也。音富。勝音升。食糒飲水。以歷四時。糒音備。師有疾疫之

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

又累輜重。謂幸而逢虜。得與之戰。又為輜重。所累也。重直用翻。累力瑞翻。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

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要讀曰邀。大

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艾音父。莽不聽。尤言。轉

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

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漢書。栗作栗。

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

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并州部太原上

黨。上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等郡。余按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莽令七公六卿

號。皆兼稱將軍。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遣著武將軍。逮並等。鎮

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

擅弄兵者。皆乘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下同。貨賂為

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

錢大正西平河
案西平河
郡有西平
周縣用古
與通德
字博人
路州西
平州西
即平州
也。平州
本州西
并州故
州之非
東之平

初北何
字上奴
有傳

通鑑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一

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謂

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暴步太師王

保拂。是為四師。馬宮為師疑。宗伯鳳為傅丞。袁聖為阿故尚書令唐林

等。為胥附。犇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唐林為胥附。李充為犇走。趙襄為

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并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

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龔勝楚人。史逸其所居

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窓也。於戶東首加朝服。拖紳。

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

朝夕。隨使君上道。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

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推吐

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

暉等言。為于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

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歛

喪事。勅。誠也。師古曰。棺音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

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

堂。皆不隨俗。貢父曰。勝意謂一葬之後。更不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

不風彭云本記潛
獨是城勝傳邱若
藏史廉居末勝寄

且標名
其里胡
之致胡耶

漢書
勝傳
勝作
網目

通鑑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一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復扶又翻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

時清名之士又有琅琊紀逵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師古曰逵音千旬翻郇音荀又音胡頑翻今郇荀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師古曰飭謹也行下孟翻紀逵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

諫正有患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師古曰衣音於既翻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被虛偽名

師古曰被音皮義翻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視音式芮翻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

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

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巢父許由也今明主方

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

莽說其言說讀曰悅不彊致彊其兩翻初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師古曰隃

隃扶風之縣也隃音隃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於蔣後以為氏亦以廉直

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

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中興之後沛方為國此由范史以後來所見書之也陳咸後漢陳寵之曾祖也咸歎

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事見上卷平帝元始三年咸歎

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下繫之辭也幾居希翻吾可以逝矣即乞骸

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掌寇大夫當屬作主咸謝病不肯應

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

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

律令書文壁藏之按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陳咸以淳于長事廢歸故郡以憂死咸沛郡相人也此書沛國陳咸之本之後漢書陳寵傳光武始改沛郡為沛國二陳咸並同居沛各是一人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禽姓也墨子弟子有禽滑釐又有犀首禽

息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

其世者多矣師古曰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治直之翻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

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守死善道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迹也貞而不諛薛方近之師古

漢書等傳于上紀錄

後漢書陳寵傳

曰論語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諛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
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諛近此義近其斷翻 郭欽蔣詡好遯
不汗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汗其節殊於紀遂及
兩唐好呼到翻通鑑書龔勝之死遂及一時人士又書班

固之論其為監也亦昭乎

是歲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

決為元城冢墓害 莽曾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先悉薦翻 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

故遂不堤塞 塞悉則翻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捕

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乃會諸

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大司馬甄邯死 甄之人翻邯戶甘翻 莽至明

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 采任邑於

畿內曰采女食邑於畿內曰任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 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 禹貢冀兗青徐揚豫

荆雍梁凡九州周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諸侯之員千有八百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并畿內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言千八百國

數成 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 地方百有眾萬戶

其餘以是為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

千五百五十一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 奉讀曰俸

都內積錢之府屬大司農 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備作者。莽性躁擾不

能無為 躁則到翻 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度徒洛翻 制度

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陷刑者眾 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音故 莽知民愁

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

一切勿治 治直之翻 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詩蒲內翻數所角翻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不

附 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翻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 牂柯音臧哥考異曰西南夷傳作周欽

莽傳作周歆今從之 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

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 疆其兩翻

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

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 貉與貉同莫百翻後漢書句驪一名貉耳 正有他心。宜令州

莽傳五十一作一

莽傳治下有之綱目

通鑑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一

郡且慰安之

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

今猥被以大罪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

翻余謂猥積也曲也

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

和胡臥翻

匈奴未克。夫

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

後漢書濊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各有部界。復扶又翻。

莽不尉安。

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

騶側

尤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

說讀曰悅更工衡翻下同

於是貉人愈犯

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

東濊貉北匈奴也

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

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東巡狩。具禮儀調度

復扶

又翻調徒弔翻

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初莽為安漢公

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

事見上卷元始四年

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

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

師古曰夫婦一體也墮毀也音火規翻壞音怪

更為文

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卷食堂

置捨也留也孟康曰卷音撰晉灼曰卷

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

廣雅云與如也

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

師古曰與讀曰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壞音怪

且使鬼神

皆有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

陳饋食哉

釋名吳人謂祭為饋

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

祐福也神助也

飲酒不樂而罷

樂音洛

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

以媚太后。者無不為。然愈不說

說讀曰悅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

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改漢制服黃。更音工衡翻。著音陟略翻

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

絕之

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

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

為于偽翻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以

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

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

使疏吏翻下同

師友祭酒滿昌。劾

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

劫戶槩翻 詘與屈同

大昆彌

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

怒免昌官

師友祭酒龔勝不肯就而滿昌為之鳳皇翔于千仞鳥驚彈射不去非虛言也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

恩信焉耆先叛

焉耆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

十一月冬疑脫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彗祥歲翻旋芮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

是歲以挾銅

炭者多除其灑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

卜當

史記正義匈奴須卜氏掌獄訟

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

云於咸為季父也

見咸前後為

中國和親又素與伊栗置支侯咸厚善

師古曰累音力追翻

烏累單于咸立

莽所拜故遂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

烏珠留單于以左賢王數死

欲傳以國咸怨烏

匈奴傳右作左

賢王後更謂之護于

烏珠留單于以左賢王數死不祥更易命左賢王為護于

珠留單于貶己號乃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天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徧行巡

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

曰張坐臥者謂帷帳茵席也

所過毋得有所給

師古曰言自齎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侯畢北

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羣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

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

糒乾肉之所能堪

精音備乾音干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

師古曰闋

盡也音口決翻

莽從之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即土之中遣太

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

相息亮翻宅居也壇域塋界皆曰兆

圖起宗

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

大司馬逮並就侯氏朝位

免官以侯爵就朝位朝直遙翻

太傅平晏勿領尚書

事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

如淳曰利苗呂名訢音欣

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

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

臣故見信任

洪氏隸釋曰余家所收姓氏文字祖備以諸書參攷頗多抵牾不

桓公少子季友受邑於費元和姓纂費氏亦音秘姓林云費氏音畫夏禹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畫贏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畫贏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畫贏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畫贏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畫贏姓出於伯益之後史記所載費昌費

中楚費無極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祕姬姓出於魯季友

姓苑所載琅瑯費氏是其後也然則姓苑姓林姓纂皆云夏禹之後姓纂又云亦音祕

及謂琅瑯費氏為直之後皆其差誤而編古命氏以費將擇名官而居之國

軍費禕之徒出於魯季友亦非也師古曰費音扶味翻

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為置此官余謂莽以國將敕

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章梓潼人其親屬在西州諸公皆

輕賤而章尤甚言十一公皆為莽所輕賤而章尤甚也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

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六月黃霧四塞塞悉則翻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

直城門屋瓦直城門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二門雨雹殺牛羊雨于具翻莽以周官

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王制三十國為卒卒有正十國為連連有率率所類翻守式又

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

三輔為六尉郡尉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尉大夫府居故廷

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

北至雲陽被禱十縣屬烈尉大夫府居城北帥所類翻

河內河東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師古曰隊音逐仲馮曰河南當為滎陽莽所分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

之往也
三字宜
在首

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師古曰隊音逐仲馮曰河南當為滎陽莽所分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

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合

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又倣古六服為惟

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為稱公作甸服是為惟城諸

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賓服是為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屏必郭翻稱尺證翻

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

繫其故名云按莽傳詔曰所隊故滎陽是也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

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西虎猛制虜塞下漢書作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

塞在其界此逸河字之往也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兄子款

也師古曰款音翁中部都尉以聞漢邊郡置五部都尉分治屬縣莽遣款款弟騎都尉展

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繪帛給言侍

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二十七人皆械

檻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款颯莽作焚如之刑

通鑑卷三十七

燒殺陳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

莽傳案

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

屯寒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

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

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

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

關鎮都尉諸屯兵莽置四關各有鎮都尉領屯兵單于貪莽賂遺遺于故外不

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

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黠下咸初立持

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復扶又益

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武帝開滇國為益州郡屬益州莽屬梁州莽遣

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犍居

瞻翻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賈讀而罷

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

長八分闊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銖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孔穎達曰案食貨志今世謂之笨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

字大泉即今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耕地猶有得者古時

一箇準二十五錢也余按古所謂泉布者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

不徧無不徧則布之義也王莽以為貨二品非古義考異曰食貨志改作貨布在天

鳳元年莽傳在地皇元年蓋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不行耳非其年始作貨

布也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盡六

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

起府蒙大淵獻盡
玄默敦牂凡八年

王莽下

天鳳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晉灼

曰黃山宮在槐里黃圖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

黃德故有此妖惡烏路翻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

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

將軍陳欽以他臯殺之。誅侍子事見上卷始建國三年使疏吏翻莽選辯士濟南王咸

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侯欽與咸等送右厨唯姑夕王因

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濟子禮翻欽許及翻復扶又翻從才用翻喪息琅翻單

異本
下
有
漢
書
同
王
莽
傳

通鑑卷三十一

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且子咸到單于庭陳

莽威德莽亦多遣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遺于季翻號匈奴

曰恭奴單于曰善子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

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莽意以為

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相

吏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省悉民之

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

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傳知又十一公士

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應劭曰士掾也余按漢公府各冠蓋相

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左音郡縣賦斂斂力遞相

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之意言清濁不分也余守闕

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

苟負師古曰莽事自決成熟乃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

之帝他朝翻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舊上封事

書乃奏御莽恐尚書壅蔽令宦官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呼

到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眊不潔

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眊不明也憤散也微也憤音工內翻眊音

莫報翻余謂前者省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溥音泄清也

至明猶不能勝勝音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者尚書不以上

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

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師古曰仰音

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被皮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

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邯鄲以北

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邯鄲音

三年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雨于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

或枯竹柏冬青或至於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

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

異本一

通鑑卷三十一

地

七

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師古曰辟音闢闢開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其好

自誣飾好呼到翻皆此類也。先是莽以制作未定先悉薦翻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俸扶用翻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

九之厄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天地之常數也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

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師古曰縷音子公翻或帛一匹

帛縷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厄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帑他朝翻

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賦布也與也四輔

公卿大夫士下至興僚凡十五等左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

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稱稱尺上至

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禮音人掌翻又音如羊

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上時掌翻

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

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視災害所減多少而制分數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六司即前所置六監

也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

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

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子

卿真卿共卿工卿師尉尉尉尉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

其災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從才用翻委於偽翻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

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

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師古曰共讀曰供戊辰長平館

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即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為岸所壅故毀而北行匈奴滅亡之祥

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

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任音王將即亮翻

至邊止屯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黃圖霸城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亦曰青門戊子

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音劬挺士卒

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斂力瞻翻下同益州虛耗而不克

宋制日什下當有計字

異本稱作增莽傳同

劉放日當云大納言卿保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子卿真卿共卿工卿師尉尉尉尉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從才用翻委於偽翻委積也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師古曰共讀曰供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即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東南流入渭為岸所壅故毀而北行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任音王將即亮翻至邊止屯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黃圖霸城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亦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音劬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什取五斂力瞻翻下同益州虛耗而不克

下同字衍

徵還下獄死 下選 冬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

漢巴蜀健為吏民十萬人 健居 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

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丹熊

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歛 調徒弔翻復扶又 就都大尹馮英

不肯給 莽於蜀郡廣都 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

縣距擊不已 上時 續用馮茂荀施一切之政燹道以南 地理

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朝會調發諸郡兵穀復嘗民

取其什四 師古曰發人嘗財十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 莽改益州曰梁

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 率所 粵嵩蠻夷任

貴亦殺太守枚根 師古曰枚根者太守之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

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 師古曰剝剝 量度五臧 五臟心肺肝

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疏曰正藏五者肺脾心肝腎又有胃膀胱

焦以其受盛故謂之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

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膀胱為精液之府氣之所

生下氣象天故放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者清以竹

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師古曰筵竹挺也音庭按醫書脉有三

與小腸手太陽經合肝部在左手關上屬足厥陰經與膽足少陽經合腎部在左手尺

中屬足少陰經與膀胱足太陽經合肺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陰經與大腸手陽明經

合脾部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陰經與胃足陽明經合心部在右手尺中屬手厥陰心包

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之

下肘內廉循臂內後廉抵掌後腕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太陽之

缺盆絡心循膈下膈抵胃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廉出肩解繞肩胛入耳中其

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附於上廉去內

踝一寸上廉入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

絡膈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連目系上出頰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

目系下頰裏貫膈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於目眦眦上抵頭

角下耳後循頰行手少陽之脈前至肩上下出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中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漢書卷三十八

絡下 下無 十後 循之 側脫 出廉 脈內 靈經 於脫 內皆 別支 四廉 騰問 兩筋 內無 下字 出外 上筋 內無 靈經 通鑑 卷三十八 漢紀 三十一 漢書 卷三十八

四脈字脈 脈中脈 脈後脈 脈前脈 脈上脈 脈下脈 脈左脈 脈右脈 脈內脈 脈外脈 脈中脈 脈後脈 脈前脈 脈上脈 脈下脈 脈左脈 脈右脈 脈內脈 脈外脈

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循岐骨內出其
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
之後別入跟中以上端內出腓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目內眥上
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
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腰中下貫腎入膈中其支別者從膈內左
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脊膂至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腎入膈中其支別者從膈內左
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後廉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
至小指外側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
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
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
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肩之前
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循臑外前廉上肩出髃肩之前
縫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足太陽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
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廉前廉上端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
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
起於鼻之交頰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大
迎承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顛其支者從大迎前下入迎循頰入缺盆
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
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向兔下入膝膕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
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以下入大指間出其端手厥陰之脈起於中指之端入心包絡
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胃出脇下腋三寸上抵腋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
肘中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
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
臑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臑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
以屈下頰至頰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至目銳眦師是歲遣大使五威將
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

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駁欲襲擊之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命郭欽及佐帥何封

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將即亮翻下同莎素命郭欽及佐帥何封

別將居後類翻駁等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犁危

須國兵爲反間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還共襲駿皆

殺之欽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

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音古曰填封剽胡子師古曰剽絕何封

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慈慈及莽敗崇沒西域遂

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

茅四色之士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儒者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

四者中央之士不以封也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

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以奉之也菁音精告於岱宗泰社后土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

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秋八月。莽親

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鑄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

今作錄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眾兵。師古曰。厭音

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莽置義和命士。以督

五均六筦。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也。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

之。賈音古。乘傳求利。戀翻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

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翻。府藏不實。藏祖浪翻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

六筦。下選稼翻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偽翻犯者罪至死。姦民猾

吏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調徒鈞翻

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

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

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師古曰。傍依也。

浪音步

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覆敷救翻。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

也。余謂此以水為喻。漸浸而至於淫溢也。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枚乘所云

州縣。即其地。會工外翻。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

為盜。莽改縣令長曰。辛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弓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地理志。海曲屬琅邪

郡。賢曰。故城在密州莒縣東。其眾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莖

而食之。荆州部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等郡。爾雅曰。鳧莖。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此音才支。翻音胡了。翻。

更相侵奪。衡工衡翻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地理志。新市縣屬江夏郡。為于偽翻。

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闕茸勇敢。於讒諍。叶韻平聲。古字多假借用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孔安國曰。渠大也。帥所類

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

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賢曰。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其義也。綠林山

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綠林山。則以離鄉為聚名。聚才喻。翻臧。古藏字。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

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

遣張霸。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

遣張霸。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

遣張霸。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

地理一作本地
二脫呂上疑
傳等字下
異本田
同字保
自保作
異本田
自保作
異本田
自保作

異本民
更二字
五位

赦盜賊

即就也就其相聚為盜處而赦之也

還言盜賊解。輒復合。

復扶又翻

問其故。皆

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

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黠下八翻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

莽說。輒遷官。

說讀曰悅

五年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

北軍壘門之南出者也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

荊州牧。見聞到部方略。

引見而問其方略也。見賢遍翻

與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

山澤。以漁采為業。

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菓之屬

間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

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

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

種章勇翻

潤其租賦。

師古曰。潤寬也

冀可

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與官。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俸扶用翻並為

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

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

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

助邊費之急也

公府士。馳傳天下。

傳知戀翻

考覆

貪饕。

師古曰。饕音吐高翻

開吏告其將。

將即亮翻

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

姦愈甚。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

莽傳功崇公。國於穀城郡。三印。一曰維社冠存。已夏處南山。被薄水。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畫通。被皮義翻

宗姊

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殺婢以絕口。與興

皆自殺。是歲。楊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

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

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

大夫。恬於勢利。

師古曰。恬安也

好古樂道。

好呼到翻樂音洛

欲以文章成名於

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

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

為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增損。以三十五著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又見諸子。

各以其智舛馳。

師古曰。舛相背

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撓世事師古曰大抵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

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

時人皆忽之師古曰忽謂輕也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師古曰無比類鉅鹿侯芭師事焉服虔曰芭音葩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

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

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楊雄字子雲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薄

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好呼到翻自漢文景之

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

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則必度越諸子矣琅邪樊崇起兵於莒

班志屬琅邪國邪音耶眾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

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賢曰逢音龐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復扶又翻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

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刁一作力姓譜力黃帝佐力牧之後漢有力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充

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鞮丁與既立貪利

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橫王且子余翻師古曰橫音讀

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

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

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

度亦不合調徒而翻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為寇六年春莽見盜

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

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新樂莽所作也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

克丹蓋自寧始將軍遷更始將軍更工衡翻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嵩夷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蠶若豆益州夷兩種也。大牟越嵩姑復縣夷人。嵩音髓。莽召丹還。

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曄擊蠻夷若豆等。更工。太傅

義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莽以太傅主夏故置義叔官。士孫複姓。姓

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

突豨勇。以為銳卒。服虔曰。豬性豨突。人故以為論。師古曰。東一切稅天

下吏民。訾三十取一。訾與。費同。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

縣黃綬。皆保養軍馬。續漢志。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多少各以秩為

差。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

者。技渠。綺翻。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

舟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

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

翮。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曰。翮。音胡。隔翻。頭與身皆著毛。著側。略翻。通引環紐。紐女。九翻。飛

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

待發。初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

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語牛。倨翻。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

迎當。置長安棗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

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與

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廡。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

數諫不從。數所。角翻。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

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空議曹史代郡范升。漢公府。諸曹有。

掾有史有屬。皆公自辟置。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問古。覓翻。

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賢曰。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

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其君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朝直遙。翻下同。皆曰公明。蓋

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

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元元民也。良善之民。師

古曰。元元善意也。焉於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入下段

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於莽之法令也。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謂京輔之民亦將為變也。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翼平

連率田况奏。郡縣訾民不實。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師古曰言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率所類翻訾與貴同。莽復三十取一。以况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

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東萊不夜縣莽曰夙夜。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長直亮翻。來至

臣府。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瀕。匡也。神。仙家言蓬萊有五城十二樓。輶車不能載。輶音遙。小車。三馬不能勝

勝音升。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枕職任翻。箸遲倨翻。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

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賁音奔。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巨君。諷言毋得篡盜而霸風。莽聞惡之。惡烏路翻。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

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而使我致霸王。更音古衡。徵博下獄。下退稼翻。以非所宜言棄市。關東饑旱連年。刀子都

等。黨眾寢多。至六七萬。地皇元年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

號也。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諱也。須待也。謹許元翻。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

目。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眦而已。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復扶又翻。師古曰厭音一葉翻。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大將軍。內設大

莽傳

異本上有曰

上當傳七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

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

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

校尉之號焉。州牧為大將軍。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為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

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師古曰。見謂見在也。傳知戀翻。見賢遍翻。傳車馬不能足。賦

取道中車馬。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取辦於民。秋七月。大風毀王

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路大也。莽下書曰。乃壬午。舖時有烈風。露

雨。發屋折木之變。舖。食也。舖時。食時也。或曰。舖即舖時。日加。申為舖。師古曰。烈風。烈暴之風。折而設翻。予甚恐焉。

伏念一句。迷乃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為言也。昔符命立

安為新遷王。臨國洛陽。為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為統

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

言疾雖有瘳。不能平復如其初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來。陰陽未

和。穀稼鮮耗。師古曰。鮮少也。耗。蠶夷猾夏。寇賊姦宄。夏戶雅翻。人民

征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征營。惶惑不自。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安之意也。錯七故翻。

其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僊耳。不勞假借音。臨為統義

陽王。莽又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廝音斯。

其令郎從官。皆衣絳。從才用翻。衣於既翻。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

九月甲申。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九廟。祖廟。五親廟。四。黃帝廟。方四十丈。

高十七丈。高居傲翻。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

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窮極百工之巧。功費

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是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

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

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

死。封丹為輔國侯。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事見上卷。

始建國二年。沮在呂翻。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勝音升。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

布者。與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古師

異本命下有文

莽傳鉅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十一

曰比音頻寐翻又煩脂翻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太傅平晏死以子

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襲乘牝

馬柴車藉棗以瓦器飲食師古曰柴車即棧車藉棗去蒲弱也襲古袖字

尊為上公而乘牝亦以矯世也余按漢氏之盛乘牝者禁不得會聚至鄉閭

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師古曰赭幡以赭汁

聞而說之說讀曰悅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

再受命上書說莽曰諱於粉翻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

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

得出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諡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所數

角翻莽殺子獲見二十四卷哀帝建平二年通鑑書於三涕泣失明莽令太

子臨居中養焉養余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

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女師古曰情音一尋翻能為星語臨官中

且有白衣會晉書天文志水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臨喜

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

困臨予書曰予讀曰與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

死字字長孫獲字中孫獲先死安得俱年三十乎長知兩翻中讀曰仲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

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殿也師

得耳復扶又翻下同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

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

命從事埋獄中司命從事司命之屬官也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

刺死刺七亦翻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是

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哀帝初莽就國元幸侍者增

秩懷能生子與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曰言侍者或與

可分明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與匡封與為功脩公匡為

道監

道監

功建公。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莽改魏郡曰魏成漢家當復

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因為子事發。莽皆

殺之。莽遣太師羲仲景尚莽以太師主春其屬置羲仲官更始將軍護軍王黨

諸將軍皆將兵擊青徐賊。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莽以國師主秋

故置和仲句町音劬挺皆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重直用翻莽又轉天

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

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後安公奢莽女提侍者開明所生也以妻奢李奇曰奢本為侯

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妻七細翻。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

計意不止。為會莽敗。云奢亦死。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

既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

子檻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瑣也

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

上谷諸夏。自請說瓜田儀降之諸夏人姓名戰國時齊有儀子儀未出而死。莽

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寧殤男此殤非未成人之殤強死者也楚辭所謂國殤者

閏月丙辰。大赦。郎陽成脩獻符命姓陽成名脩而官為郎也言繼立民母。

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漢儒言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亦百二十女莽

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司中分行天

下行下孟翻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上時掌翻莽惡漢高廟

神靈惡烏路翻遣虎賁武士入高廟。四面提擊師古曰謂夢見譴責提擲也音徒計翻

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斧斫壞之壞音怪桃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

也。令輕車校尉居其中漢以虎賁校尉主輕車此輕車校尉莽所置也是歲。南郡秦豐聚

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姓譜遲姓也樊遲之後以

王父字為氏。一曰。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

漏刻言其得罪於天死在須臾其猖狂為盜特尸行耳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師古曰與讀曰豫

祿曰。太史令宗宣宗姓。晉伯宗之後伯宗本出於宋桓公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

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

莽傳惡作感本四異本二有拔劍及二網目陸及本皆同師古曰在八字下宜

補下宜九字

下同起宜補二字

通鑑卷三十八

夫音 國師嘉信公秀 信當 作新 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

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 邯下 甘翻 義和魯匡

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

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

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 祿之言則直矣然 以漢舊臣而與莽

朝之議出處語默於義得 乎事君若龔勝者可也 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

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 師古曰厭滿也 音一艷翻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

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闕而已 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而盡也此 言群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

已闕空 充翻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 師古曰不 曉此意也 是歲荊州牧發犇命二

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 賢曰雲杜縣名屬江 夏郡故城在今復州

沔陽縣西北杜佑曰安 州應城縣東北杜佑曰安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 重直 用翻 牧欲

北歸馬武等復遮擊之 復扶 又翻 鈞牧車屏泥 屏泥 之在軾前 刺殺

其驂乘 刺七亦翻 乘繩證翻 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 賢曰竟陵縣名 屬江夏郡故城

在鄧州長 壽縣南 轉擊雲杜安陸 賢曰安陸縣屬江 夏郡今安州縣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

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 師古曰 有上章

相告者就而按治之豫州部 穎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 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莽大怒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 七公謂四 輔三公 夫吏

者理也宜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 師古曰督 謂察視也 捕

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

宰士 傳知 戀翻 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為如是 數所 具翻 賊

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

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 師古曰穴謂 穿墻為盜也 不過二科今乃結

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

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

通鑑卷三十八

異本稍 下有稍 字邑下 有轉京 求食四 字莽傳 網本紀 事本末 皆同

異本為 如作故 為莽傳 綱目並 同

奔傳點

力疾惡黠賊

惡鳥路翻 黠下八翻

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

治請

也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

是遂不制言不可制也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

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

劾奏劾戶 樂翻莽讓况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與古師

曰擅發之罪與 乏軍與同科也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治直之 翻下同後况自請

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璽斯氏 翻

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部吏部盜賊之 吏郡賊曹縣游

微鄉亭長之類是也師古曰伍 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

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師古曰延

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傳知戀翻監古銜翻 師古曰趣讀曰促郡縣力

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 塞悉則翻詰去吉翻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

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共 讀曰供斬丁管翻又丁亂翻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復扶又翻 治直之翻將

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衰傷徒費百姓前幸

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語牛 倨翻故郡

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降戶江翻 易以鼓翻旬日之間

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

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

竭言牢稟 不給也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

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小國諸列 侯國也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

食臧讀 曰藏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

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復扶 又翻郡縣苦之

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傳知 戀翻以休息郡縣委任臣

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畏惡其能也 惡鳥路翻陰為發代為 于

遣使者賜况璽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監古 街翻遣况

西詣長安拜為師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

通鑑卷三十八

三年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

木主也

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

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

師古曰以被馬上也

又造華蓋九重

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重直龍翻

高八丈一尺

高居傲翻載以

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

輜音而喪

也非仙物也

二月樊崇等殺景尚

景尚去年所遣

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

衡工

初樊崇等

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創初

其中最尊

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

師古曰言不爲大號余謂三老從事卒史皆郡縣吏也崇等起於民伍所識止此耳其後黨衆日盛氣勢

日張則攻長安立盆子非其初不爲大號也

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

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別彼

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

萬人

將即亮翻下遣將同

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

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卒子

莽又多遣大夫謁

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

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

酪不

可食重爲煩費

師古曰重直用翻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

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支

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

郡國志新市縣屬江夏郡水經注新市縣治杜城屬竟陵郡杜佑曰

漢新市縣故城在郢州富水縣東北

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

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

莽賜司卿及六卿號皆大將軍

各從

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

傳知

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

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緹韓盧而責之獲也

師古曰緹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緹

蝗從東方來飛蔽天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

贍官稟食之

師古曰稟給也音彼甚翻食讀曰飮

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

師古曰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

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

先悉

買

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

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

後漢書劉盆子傳下有者字

賢曰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 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

之姓譜廖周文王子伯廖之後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廖蓋其後也水經注章水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賢曰廖音力弔翻平林地名在今隨州隨縣東北復扶又翻 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

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悉塞

則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掾俞 衍因說丹曰張良

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說輸芮翻相息亮翻 將軍

之先為漢信臣賢曰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為後將軍即丹之先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

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召公之教明於南國周人思之為賦甘棠召音邵 人

所歌舞天必從之賢曰詩小雅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方為

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

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窮功烈著於

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古師

兵反城附賊師古曰索盧姓也據名也呂氏春秋禽滑釐有門人索盧參反城據城在今鄆州須昌縣之東 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

將奉璽書勞丹匡勞力 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

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校戶敬翻下同 王匡欲進擊之廉

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罷讀 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

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亦當在無鹽縣界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

其印鞞節付匡鞞音 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

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鬪汝姓也左傳晉大夫女齊陸德明曰女音汝 聞之皆曰廉公

已死吾誰為生偽于 馳犇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

東將即 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

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

中軍北壘恐當作北 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初長沙定王

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

異本周
作詩後
漢書馮
衍傳同
目並同
倒傳今方

師古曰
常作賢
曰與猶如也
喪息浪翻

在李注
上在注宜

奔博節
字上有符

漢書王
子侯表
考作孝

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

賢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泠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

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杜祐曰棗陽後漢蔡陽縣漢春陵故城在今縣東

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

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

賢曰鬱林郡今柳州縣余按唐柳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柳鬱林等縣皆南尹樂融實等

州皆漢鬱林郡地

外生鉅鹿都尉回

賢曰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邢州固鉅鹿縣而唐邢州二州皆漢鉅鹿郡地

回生南頓令欽

賢曰南頓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逼於陳南徙故曰南頓

欽娶

湖陽樊重女

湖陽縣屬南陽郡宋白曰湖陽縣古鬱國地

生三男續仲秀

續音

兄弟

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

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

日角

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候註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性勤稼穡

賢曰種曰稼曰穡

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

賢曰仲即陽侯喜也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高祖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

其業所就孰與仲多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

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

少詩照翻識楚音翻或曰是國師公劉

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

好星歷讖記

宛於元翻好呼到翻

為莽宗卿師

賢曰平帝五年王莽攝政即國師宗師以主宗室蓋時尊之故曰宗

卿師也余按莽置宗師主漢宗室耳此宗卿師莽篡時所置也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

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

從才用翻軼音逸又徒結翻今

四方擾亂漢當復興

復扶又翻又如字

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

容眾可與謀大事

宛於元翻

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

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

莽改

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

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

也

言定天下傳之萬世此其時也

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

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

大冠

董巴與服志曰大冠者武官冠之東觀記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

後漢李通傳
通陸本
末紀本
同

秀字文宜
叔三字

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賢曰：柱天若天

之性也。都部者。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說輸與其

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帥所類聚。才喻。下同。進屠唐子鄉。賢曰：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

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欲反攻諸

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賢曰：棘陽縣名。屬南陽郡。在棘水之陽。古謝國也。故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棘音紀。力翻。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嚴光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卬等收散卒。入葦谿。略

鍾龍間。賢曰：葦音力。于翻。盛弘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眾復振。

引軍與荆州牧戰于上唐。賢曰：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水經注：上唐本蔡陽縣之上唐鄉。春秋

大破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張。賢曰：張南方宿。續漢志曰：張為周地。晉書天文志：張六星在天廟北。

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賢曰：續漢書：清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

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騎奇寄翻。復扶又翻。

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從才。用翻。續復收會

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賢曰：北陽縣有藍鄉。重直用翻。引精

兵十萬。南度潢淠。賢曰：滎道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淠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臨

泚水。水經注：泚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澧水會。謂之泚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有泚水在縣南。光武破阜。賜處。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

兵數敗。數所。角翻。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

千餘人。至宜秋。賢曰：宜秋聚名。在泚陽縣。余按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續即與秀及李通造

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見常。說

以合從之利。賢曰：以利合曰從。說輸。丙翻。下同。從子容翻。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

漢。今劉氏復興。復扶又。下同。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轉成大功。續

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

通鑑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案通鑑至是復用漢正十二月即王地辛亥月也

成丹張印言之常與續會餘二將在軍為于篤翻將即亮翻丹印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屈彊梗戾貌屈音居勿翻暹音其兩翻少詩沼翻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幾居希翻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異本大朝散大夫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甲當作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一 起昭陽協洽盡關逢涖灘凡二年

淮陽王 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春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生子張子張生玄後敗降赤眉光武詔封為淮陽王

更始元年 更工衡翻是年二月即位改元 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

阜梁丘賜斬之 甄之八翻 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

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 宛於元翻 劉縯與戰于滎陽下 續漢志滎

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 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令也先悉薦翻

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 稱說者數莽之罪也 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 更工衡翻 時漢兵

注子善從三作善傳字文此號令

通鑑卷第三十八

漢書移
上野
後有
四
書
其
也

東漢
記云
武王
以爲
莽未
不日
解王

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

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樂音

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

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

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其後赤眉果立。盆子復扶又翻。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

是疑天下而自損權。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所從。是疑天下之心。而自損其權也。非所以破莽也。

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遠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

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

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

赤眉。降戶。江翻。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

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

羣臣遼翻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

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

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

軍職。仍王莽之制也。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豪傑欲立縯。而今立玄。故失望。王莽

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諶時。置後

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九

大夫。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上。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

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

也。復迷惑不解散。復扶。又翻。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

絕之矣。師古曰。剿。截也。音子小。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

狗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賢曰。昆陽。定陵。鄧。皆縣名。並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

故城。在今鄧城西。北。鄧音於。建。翻。余按。舊唐書。高宗咸亨二年冬。校獵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

司空王邑。馳傳傳知。戀翻。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

通鑑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東魏記
中世校

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實立曰軍壁曰壘。賢曰壘尉主壁壘之事。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

兵。牧守自將。守式又詔將即亮翻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

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賢曰。周禮曰。析羽為旌。熊虎為旗。輜車名。釋名曰。輜。也。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音直。

用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

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

兵穀既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

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賢曰。謂伯升圍宛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

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

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

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陳諡曰陣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

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畫成敗。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諸將皆曰。諾。時

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

後漢書
紀武本

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賢曰。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常偏將軍。廷尉大將軍之類。亦猶莽之納言大將軍。秩宗大將軍。是即前所云九卿將軍也。出城南門。于外收兵。時莽

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幾居希翻尋邑縱兵圍昆陽。

嚴尤說邑曰。說輸芮翻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假號者謂更始也亟

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

翟義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居攝二年。賢曰。坐才臥翻。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

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大類。翻。喋謂履涉之也。前歌

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

重直龍翻。或為地道。衝輜撞城。賢曰。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許慎曰。輜。樓車也。輜音步耕。翻。撞。丈江翻。積

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降戶江翻尋邑

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古師

此以下六字宜刪曰。此兵法之言也。闕不合也。孫子曰。圍師必闕。曹操注云。司馬法云。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

怖普。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姓譜岑古岑子國之後。呂氏春秋。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其地梁

布翻。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

此以下六字宜刪

國岑亭是也彭棘陽人與前隊貳嚴說貳副也莽使說為前隊大夫甄阜之副也共守宛城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

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

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賢曰歸德縣名屬北地郡宋白曰慶州華池縣本漢歸德縣地又通

遠軍西北有歸德川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

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取補首領

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

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陳讀尋邑亦遣兵數

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賢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因謂斬首為級諸將喜曰劉

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

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復扶又

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

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賢曰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

致死者敢於尋邑易之易以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

讀曰陣下同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

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

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呼火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水經曰澧水出南陽魯

陽城北東入汝澧音直理翻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賢曰數過於

數水為不流偽翻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

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重直用翻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

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

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響應若響皆殺其

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莽

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

請命金騰之策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六年為于偽翻泣以示羣臣劉秀復狗類

莽上疑

東觀記
可作奇

下同

後漢書
馮異傳
父城中

川攻父城不下

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
汝州郊城縣亦有父城復扶又翻下同

屯兵巾車鄉

賢曰巾車鄉名
也在父城界

穎川郡掾馮異監五縣

掾俞絹翻
監古銜翻

為漢兵所獲異

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

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

長知兩翻
橫戶孟翻

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

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降戶
江翻

新市平

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續曰事欲

不善

言更始欲
相圖也

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

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

申徒即申屠賢曰
玦決也令早決斷

更始不敢發續

勇樊宏謂續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

范增事見九
卷高帝元年

續不應李

軼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

新貴謂
朱鮪等

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

復扶
又翻

續不從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

冠古
玩翻

聞更始立

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以

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

不肯拜受抗
威之命也

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

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

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

賜與更始同祖
蒼梧太守利

秀聞之自父

城馳詣宛謝

賢曰以伯升見害
心不自安故謝

司徒官屬迎弔秀

續之官
屬也

秀不與

交私語

遠嫌
也

惟深引過而已

引過以
歸已

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

不敢為續服喪

為于
偽翻

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

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

曰讖文劉氏當復興

復扶又
翻下同

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

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

全宗族

涉欲全王氏之
族也降戶江翻

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

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劉忠收其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

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

隱其誅

師古曰王涉骨肉劉歆舊臣余按
莽傳涉曲陽侯根子也惡烏路翻

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

左右亡所信

古亡無
字通

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

王莽傳
其作二
入二字

此字衍

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

師邯下甘翻莽憂懣不能食懣音悶但飲酒啗鰕魚師古曰此鰕魚海魚也音雷

郭璞注三蒼曰鰕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一名鰕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

師古曰馮不復就枕矣。成紀隗崔隗義成紀縣屬天水郡賢曰故城在今秦州隗城縣西北隗姓

出於赤狄。上邽楊廣。冀人周宗上邽縣屬隴西郡賢曰故邽戎邑在秦州縣冀縣屬天水郡秦武公伐冀戎因縣之宋白曰秦州治

隴城縣即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賢曰平襄縣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

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好呼到翻崔等共推

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崔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于西方白虎主之因改右

將軍號白虎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賢曰平陵昭帝陵因以為縣故城在今咸陽縣西北

武王伐紂以太公為師尚父田單守即墨以一卒為神師韓信既破趙師事李左車皆軍師也後遂以為官稱望說囂立高廟于邑

東平襄邑之東也說輸芮翻己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

同盟。以興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所具翻勒兵十萬。擊殺雍

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莽改漢涼州曰雍州向平阿侯王譚之子也考異曰王莽傳作卒正王向表記作太守王向

范書今從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燉徒門翻

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賢曰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有能名。遷

導江卒正。治臨邛賢曰王莽改蜀郡曰導江臨邛今邛州縣班志臨邛縣屬蜀郡邛音渠容翻漢兵起。南陽

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宗成南陽人也地理志商縣屬弘農郡賢曰今商州商維縣也

殺王莽庸部牧宋遵。眾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

地理志成都縣屬蜀郡虜掠暴橫橫戶孟翻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

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

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

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按臨邛在成都西南述兵自臨邛迎

擊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并其眾。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按王子侯表

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詔封其後不見或者望其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郡城東逕鍾武故城南考異曰王莽傳作劉聖今從范書

劉立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為大司馬。茂為

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將即亮翻考異曰哀章紀作哀章今從范書

異水無皇字

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

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屏必鄧翻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

以應漢。師古曰析南陽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也宋攻武關都尉朱萌。

萌降。江翻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莽改弘農郡曰右隊西拔湖。師古曰湖弘農

之縣也。本屬京兆。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

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翻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

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殮粥。為于偽翻

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音質

致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稱尺證翻莽愈愛之。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師古曰重音直用翻九虎至華陰回

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

虎亡。二虎自殺者史熊王况也四虎亡者史逸其名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三虎郭欽陳翬成重也師

古曰京師倉在華陰灃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

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掾俞絹翻將數

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

擊莽波水將軍。據竇融傳莽拜融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追奔至長門宮王憲

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

將軍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

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

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豨許豈翻又音希為于偽翻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

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

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古師

通鑑卷三十一

異本擊下有破字本紀事同
前上宜日
有賢日
二
異本無字
上軍字
王莽傳
紀事本末
未紀事本末

通鑑卷三十一

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覺惲等分將兵距

擊北關下師古曰：蓋音帶，又音徒。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已酉

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師古曰：衆群行謹而自

呼臥燒作室門程大昌曰：作室者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爲尙方

斧敬法闕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闕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師古曰：呼音火

故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

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袍服師古曰：紺

深青而揚赤色也袍純也純爲紺服也袍音均又音弋旬翻持虞帝七首虞帝安得有七首蓋天文郎

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

予漢兵其如予何莽引孔子之言以自况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

漸臺此未央宮之漸臺也水經未央漸臺在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漸者漬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于水者皆可名爲漸

臺漸子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之從才王邑晝夜戰罷極古師

日罷讀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問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

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

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臺上猶與相射射而矢盡

短兵接王邑父子覺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衆兵上臺後

謂之下舖按前書天文志且至食時食時至日昃日昃至哺哺至下哺下哺至日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商

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王莽五

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

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

東宮師古曰：舍止宿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

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璽斯氏翻綬音多挾官

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于市百姓共提擊之讀

曰懸提音徒計翻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折而設翻及

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王莽傳居下有也

異本下有欲阻池水王莽傳紀本末皆同

綱目下有之

御覽皇朝書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行下孟翻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

乘四父歷世之權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相繼秉政皆莽諸父也遭漢中微國統三絕

成哀平皆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

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

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黃帝虞舜莽祖之復扶又翻乃始

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睢音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

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然眾口愁貌也音五高翻

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

邑為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

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

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奸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冬十

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并誅嚴尤

陳茂郡縣皆降降音戶江翻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

使前整修官府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修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東觀

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

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

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武將首飾為絳袖以表貴賤其後稍作顏暹漢興續其顏却探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

蹟也頭首嚴蹟也至孝文乃高其題崇其巾為屋台後施收上下兩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

屬皆歡喜不自勝勝音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

儀復音扶又翻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屬之欲翻更始遂北都洛陽分遣

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降音戶江翻下同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

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上音時掌翻使者納之一宿無

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姓譜蘇念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以官為寇氏百官志郡功曹主選

署功勞在諸曹之上使者不與曰天王者使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

王莽傳無以字本同

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文書移與屬縣也

下同

諸曹之上

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

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賢曰：墮，毀也。讀曰墮。將復何以號令它

郡乎？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綬，帶

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

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

守事。為彭寵據漁陽張本。以漢為安樂令。賢曰：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樂音洛。更始

遣使降赤眉。遣使者招諭之，使降而釋兵也。後以意推降戶江翻。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

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帥所類翻。更始皆封為列侯

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濮

陽為赤眉攻更始張本。王莽廬江連率穎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所率

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一卷平帝元始四年。更始封為梁王

都睢陽。為永據梁連羣盜張本，睢音雖。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

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諸家子，謂南陽諸宗子也。光武諱秀，字文叔。朱鮪等以為不可

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

鎮慰州郡。為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

廟宮室。將都長安也。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

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賢曰：說文苛，小艸也。言政令繁細。復漢官名，吏民喜

悅，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

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

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

于竹帛耳。」漢初未有紙，以竹簡及縑素書，故言竹帛。秀笑，因留宿間語。賢曰：間，私也。禹進說

曰：「說輪詞，下同。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

才，而不自聽斷，斷丁亂翻。諸將皆庸人屈起，賢曰：屈，音求勿翻。志在財幣，爭

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

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

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

劉放文多
案放文多
不為文多
云然當何

與本將
上有自
書後漢
同劉支

劉秀二
字宜劉

任任音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

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

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鄧禹為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常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

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御進也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

獨叩頭寬譬馮異自父城歸光武為司隸主簿及度河為大司馬主簿寬釋也譬曉也譬曉以寬釋其哀感之情秀止之曰

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

易為充飽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賢曰猶言凋殘之後易流德澤易以鼓翻今公專命方面宜分

遣官屬徇行郡縣行下孟翻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

秀於邯鄲先是李軾承制拜耿純為騎都尉賢曰宋子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邯鄲縣屬趙國今洛州縣退見

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故趙繆王子林賢曰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生殺繆王

景帝七代孫名元前書曰生殺繆王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續漢書林言于秀曰赤眉

之真定賢曰真定縣名屬真國今恒州縣也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

有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

也以權力夾輔人者也子興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興云母

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任音趙后欲害之偽易

它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

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興以

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

于王宮賢曰故趙王之宮也邯鄲音寒丹立即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

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夫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賢曰薊縣名屬涿郡今幽州縣也薊音計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

豪桀假號誅莽者謂假漢將軍號也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

揚言。三輔兒大黠

黠下八翻。築黠也。

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

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

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

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樂音升前殿。郎吏

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賢曰：怍，顏色變也。俛，俯也。刮，也。怍，才各翻。免音免。

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

相視。給事天子左右者。謂之侍官。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

於況翻。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鮪于軌翻。更始乃先

封諸宗室。社為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宋白曰：定陶故城在曹州東北三十七里。慶為燕王。燕

賢。款為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闕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嘉為漢中王。社春陵康侯

也。慶做之弟。嘉做之弟子。款更始之叔父。款許及翻。賜為宛王。宛縣屬南陽郡。宋白曰：宛州南陽縣漢之宛縣。信為汝陰王。

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然後立王匡為泚陽王。泚陽後漢書作比陽。比陽縣屬南陽郡。唐屬唐州。

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故郡宋為大堤之地。朱鮪為膠東

王。膠東漢王國都即墨。賢曰：故城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王常為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襄州

建為平氏王。班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山。唐為桐柏縣屬唐州。陳牧為陰平王。賢曰：陰平縣

白曰：唐文州曲水縣。漢陰平道也。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為淮陽

縣。東宛丘。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穰縣屬南陽郡。師古曰：今鄧州穰縣是也。尚書胡

殷為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隨國。唐為隨州。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賢曰：西

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南。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宋白

陰縣。舞陰故城。在襄縣東十里。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襄邑縣屬陳留郡。師古曰：襄

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故曰襄邑。縣西三十里有承匡故城。賢曰：今襄邑縣在宋州西。驃騎大將軍

宗佻為潁陰王。佻他彫翻。又田聊翻。班志：潁陰縣屬潁川郡。尹尊為鄆王。班志：潁縣屬潁

國。時魏之下邑。今許州鄆城縣是也。括地志：豫州襄信縣本漢鄆縣。師古曰：鄆一戰翻。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

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

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

共秉內任。內任謂朝廷之內。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

有師上

宜字在

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賢曰。漁陽山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中也。首音式。救翻。

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

賢曰。廣陽

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

賢曰。趣急也。音促。

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葦亭。

賢曰。蕪葦亭名。在今饒陽東北。雙音力于翻。

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

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陽之陽。故城在今滋州饒陽縣東北。

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

賢曰。傳舍。客館也。傳音知。懋翻。下同。

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

賢曰。椎。直追翻。給。言欺誑也。音殆。

軍至。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

裂。至下曲陽。

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下。劉昭曰。下曲陽有鼓聚。故程鼓子國。宋白曰。鎮州鼓城縣。漢下曲陽縣地。

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

從才。

至噱沱河。

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噱沱之水出焉。

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

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

比。以寐。翻。及也。

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

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

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

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

賢曰。爇。音而悅翻。

燎衣。進至下博城西。

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

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

賢曰。信都郡今冀州。為于偽翻。

去此

八十。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

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

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成。成字為是。風俗

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

賢曰。獨守。無援。故恐。聞。

東觀記人

王字宜

後漢書

通。奚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氏。彤余中翻。

十四

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

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

執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

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郡也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

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墮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執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謂光武西歸則

故曰成主。背滌妹翻。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成。民不肯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

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也。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

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爰會起兵盧城頭。曾字子路。故號

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為偏將軍。萬姓也。孟子皆封列侯。留

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

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從才用翻

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

民得檄。傳相告語。傳知戀翻。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

在今冀州鹿城縣西南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蕢縣降之。賢曰：蕢縣

屬鉅鹿郡。音時夜。翻師古音式制翻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眾二

十餘萬。禮翻刁子都有眾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

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註引應劭曰

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

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左傳曰：又如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迎秀於育。賢曰：育縣

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復扶又翻

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

陸本指和問有

後漢書任光傳云持炬

後漢書
劉植傳
純二
楊作
此蓋
本紀

通鑑卷三十九

望秀進拔盧奴

杜佑曰定州安喜縣漢盧奴也

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

鄆郡縣還復響應

復扶又

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

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

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舜景帝子也說輸芮翻

秀因留真定納楊

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

賢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

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

至鄆擊斬王郎將李暉

鄆縣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高邑縣也高音呼各翻暉於粉翻

至

柏人復破郎將李育

賢曰柏人縣名屬趙國今邢州縣故城在縣之西北

育還保城攻之不

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

延姓

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

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

說輸

今天下未

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

所保謂漢中也

嘉曰卿言

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

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

集掾

劉玄傳玄初從陳牧等爲其軍安集掾賢曰欲以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余謂光武用俊之意不特安集軍衆蓋爲民也掾俞絹翻

秀舍

中兒犯法軍市令頴川祭遵格殺之

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

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爲氏賢曰祭音側介翻

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

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貴之

賢曰貴猶赦也

以爲刺姦

將軍王莽置左右刺奸使督奸

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

事見三十六卷

上黨

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初王莽既殺鮑宣

平帝元始三年

上黨

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

永爲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

河東郡本屬司隸今永安集河

東及并州所部諸郡

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爲立漢

將軍屯大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

說輸芮

或

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

說輸芮

秀乃引兵東北拔

廣阿

賢曰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

秀披輿地圖

武帝時羣臣請

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指示鄧禹曰

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

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

東觀漢記
無所字
章部治
要部覽
刑部
引法
書御覽
備作

下同
字衍

通鑑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十六

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

平。賈曰。昌平縣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縣東。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說輸芮。下同。時王

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

寇恂。門下掾閔業。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說况曰。邯鄲拔起。賈曰。拔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下選。稜翻。况曰。

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

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

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馬秀。安樂

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寵

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外亭城門外

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食讀曰飲。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

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

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說輸。會寇恂至。寵乃發

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

大將趙闔。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

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

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

甚眾。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

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為于偽。下同。眾皆恐。劉秀自登

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于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

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數所角。下同。吾

聊應言。我亦發之。賈曰。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聊亦

意二郡。良為吾來。考異曰。袁紀作良牧為吾來。今方與士大夫共此

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

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

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少詩沼翻。朱子曰。造次急然沈厚有

上在考異

智畧

沉持林翻

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

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

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

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

鹿。秀逆戰於南嶽。不利。

賢曰南嶽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

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嶽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嶽音力全翻

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

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

洛音

耿純言

於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

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

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

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

復扶又翻

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

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

案山陰甲辰朔

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

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

章。

關通也

秀不省。

省悉井翻

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賢曰反側

不安也詩曰展轉反側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

絕句

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

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鄧翻蔽也坐樹下以自蔽也

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于秀曰。

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考異曰范書袁紀朱祐皆作祐按東觀記祐皆作福避安帝諱許

慎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

秀曰。召刺姦。收護軍。

祐事伯升

為大司徒護軍光武為大司馬復以為護軍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祐乃不敢復言。

復扶又翻下同

更

始遣使立秀為蕭王。

賢曰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

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

詣行在所。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

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

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温明殿。

賢曰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水經注温明殿在叢臺西

耿弇入造牀下。請間。

造七到翻

因說

下古衍

濁異傳有軍字

東觀記杜威作杜重威

異本門作城

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復扶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賢曰。辦猶成也。音滯。芻翻。余據史記。項梁曰。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即此意。今人謂了事為

事辦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橫戶孟翻。都內謂長安

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朝直遙翻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它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賢曰。貳離異也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賢曰。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為名

後漢書
光武紀
形作武
下有三

或以軍容強盛為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淮。况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交。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脰。形。定。翻。富。平。縣。名。屬。平。原。郡。今。棗。州。厭。次。縣。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郡。是也。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賢曰。調發也。調徒弔翻吳漢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賢曰。無終。本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是時苗曾蓋治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鄆。賢曰。鄆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

東。鄆。音。古。堯。翻。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賢曰。清陽縣名。屬清河郡。今貝州縣。故城在州西北。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賢曰。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上時掌翻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賢曰。館陶縣屬魏郡。今魏州縣。受降未盡。

降戶江。翻下同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賢曰。前書音義曰。蒲陽山。滹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縣西北。余按此乃班書地理志。中山曲逆縣。下分注非音義也。復扶

又封其渠帥為列侯

帥所類翻

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

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

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賢曰投死猶言致死余謂投託也託以死也行

下孟翻陳讀曰陣更工衡翻

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赤眉

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鍊脛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

賢曰續漢志野王有射犬

聚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

降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

數所角翻

常欲襲蕭

王畏其兵彊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

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

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

鄴縣屬魏郡

及蕭王南

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

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應劭曰隆慮山在縣北避殤帝名改曰林慮師

音慮

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奸大將軍岑彭

異本張作李

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眾悉降更始遣

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

弟恢擊寶忠於綿竹

賢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

大破走之述遂自

立為蜀王都成都

述先居臨邛今徙成都

民夷皆附之冬更始遣中郎

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

王莽

纂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建國二年今復授之颯音立璽斯氏翻綬音受

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

匈奴

天鳳五年莽脅云當至長安莽敗云當亦死所餘親屬貴人從者今送還匈奴從才用翻

單于興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

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翻

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

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

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拒

卒子恤翻復扶又翻師古曰掌謂支拄也音丈庚翻又丑庚翻

單于

終持此言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

安為一部

東觀記曰逢音龐

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

角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

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宜等從陸渾關。賢曰。武關在

今洛州伊闕縣西南。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師古曰。渾音胡昆翻。兩道俱入。

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度徒洛翻又欲乘釁并關中。

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

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

號三十萬。僑音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

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河內北有太行之險。南據河津之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

難其人。賢曰。非其人不可。故難之。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

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考

異曰。袁紀。鄧禹初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

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眾。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

之有關中。關中非蕭何誰能使之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卿舉之矣。復為

我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眾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按世祖既貳更始。先得

後漢書
寇恂傳
字子敬
河內

河內魏郡因欲守之以比關中。非本心造謀。即欲指取河內也。今依范書為定。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

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

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賢曰。孟地名。古今以為津。在河內郡河陽縣南門外。統魏郡河

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

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復扶又翻。調徒用。翻。糒音矣。乾食也。治器械。以供軍。治直

軍雖遠征。未嘗乏絕。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既

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

以名。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

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將即亮翻。帥所

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

改從人。漢有佼彊。杜佑曰。佼音効。余考兩漢志無西防縣。東海賊帥董憲為翼

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

兵。遂專據東方。邳人秦豐起兵于黎丘。攻得邳宣城等十餘

後漢書
山陽縣志
西防縣
之

兵。遂專據東方。邳人秦豐起兵于黎丘。攻得邳宣城等十餘

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

按王莽之末秦豐已起兵矣通鑑書于上卷地皇二年即宜城二縣屬南郡孟康曰即音忌師

古曰即音其又劉昭曰即有黎丘城賈曰習鑿齒襄陽記曰秦豐黎丘鄉人黎丘楚地故稱楚黎王黎丘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北杜佑曰襄州宜城縣舊率道也水經注黎丘在中廬縣西

北沔水逕其西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

賈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夷陵爲西陵 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萬人

